



立夏后一日作

立夏日初长,和风草木香。
榴花穿艳服,芍药着浓妆。
飞燕穿堂过,翔鱼浅底藏。
人间时节好,天地换星霜。

陈加元

赞美绿水

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也依水而生,绿水青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自己目睹了家乡河道水质之演变,从心底里赞美那来之不易的绿水。

我赞美绿水,是因为忘不了儿时家门口那河道里的清流。江南本是水乡,田野上到处可见纵横交叉的河流。在甬城市郊的家乡,我从小就看惯了缓缓流淌的清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那时,除了少数人家用水缸盛雨水,村民大多饮用河里的水。因水质清纯,饮用很放心,河水是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我赞美绿水,是因为又高兴地看到家门口再现久违的绿水。八十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在市区工作。随着乡村企业的快速发展,加上环保意识不足与监管不力,人们在河道任意排放污水、倾倒垃圾,城乡清澈的河流不见了,时常变黑发臭,居民怨声不断,苦不堪

大种蔬菜出成果

1960年,我在东阳县中青中学(后改名为湖溪一中)任校长。当时由于大面积粮食歉收,学生粮食不足,常有学生课余出去采野菜,学生饭罐内也常常看到有野菜,让人看了心疼。

我心想,学校有园地、有劳力、有肥料,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广种蔬菜、种好蔬菜。于是我与农业教师、总务主任、团干部等商量,确定了几项措施。一是由农业教师规划,将菜地分配至班级,由班主任分配到组。二是提高学生责任心、加强日常管理,要求团员带头学习种菜,收获后交总务处保管处理。三是与菜农挂钩,菜秧由菜农定时供应,并由菜农到校向学生传授种菜技术。

其实大家都是农家出身,学种菜

言。前几年,我退休搬回了早已变成市区且环境优美的老家。前面是古老熟悉的中塘河,旁边有新开挖的甬新大河,碧波荡漾,河岸绿树成荫,呈现出人水共生的和谐之河、美丽之河。

每当极目远望,那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韵与错落有致的现代建筑,在阳光下交相辉映,一幅美丽浙江、美丽中国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我们赞美绿水,应心怀感恩、加倍珍惜。宁波是制造业大市,人口密,地处全省河网下游,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国人均的一半,因而治水难度大。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通过上下努力,终于取得了如今令人欣喜和瞩目的成效。

我们赞美绿水,更需不断努力,共同呵护。人们惜水护水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治水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绿水青山不仅是大自然的美景,更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使命,让我们一起行动,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生命的源头永远流淌。

钱正宝

并不难,只要掌握阴天时种菜,种菜时要看菜秧根有多长就种多深,要施淡肥,施肥时要加水,天旱时及时灌水,见有害虫及时消灭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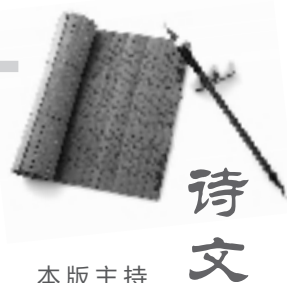
这一年果然获得蔬菜大丰收,学校自给有余,还购了6只大缸腌咸菜,每天每个学生可以吃到两碗菜,早上有小半碗,午饭、晚饭有大半碗。

这一年,金华地区招收飞行员,很多学校初检就是零,只有我们学校的张纯丁、郭全根两名同学被录取为飞行员,学校还被称为培养飞行员优秀学校。这期间是生活最困难的一年,能有此荣誉实属不易,应该说“粮食不足蔬菜补”,发挥了很大效益。值得高兴的是,在我担任中青中学校长期间,先后共培养了五名飞行员。

王舜华

暮春多雨

暮春季节少天晴,
世事渐忙盼雨停。
水满平畴雾露重,
山浮岫壑蔼云轻。
游人衣湿知无意,
桃李花开别有情。
老眼迷茫看不透,
何时可见月分明。



诗 文

本版主持
张文利

谈笑在诗文,往来有良朋。以文会友,不在于水平高低,只要你爱写作,就加入我们吧。

请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加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这个大家庭。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可兑换俱乐部福利。



锦上添花

东风吹尽绿妍留,
夏至光辉楼上楼。
绿水青山图中景,
池塘艳荷画连洲。
田园稻谷长新果,
旷野蔬果达顶头。
四季一年轮轴转,
添花锦绣见丰收。

李燮焱

初夏吟

惠风柔和紫光长,
人靓景美气轩昂。
尝鲜樱桃一口红,
酸甜枇杷全身黄。
柳杨婆娑舞旧姿,
芙蓉出水穿新装。
草木青翠绿如茵,
初夏景色添锦堂。

顾建生

夏日吟

风和日丽莺花浓,
熙风微微拂面红。
垂柳依依吻水影,
宝塔亭亭映彩虹。
顽童拉线放飞鸢,
渔翁抛杆碧波中。
遥望婺江西流去,
游人如醉乐无穷!

楼明献

烧野火饭

烧野火饭,目前红遍整个桐乡。大街小巷,都有人在弄;男人女人,都喜欢吃;老人小孩,都愿意参与。这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在野坂地里,真正烧野火饭的情景。

那时候,我们村上各家有块自留地,有的人家种蚕豆,有的人家种竹,还有的人家种豌豆等等。各家根据自己的喜好种些蔬菜,这一日三餐,全靠自留地里的蔬菜。所以,自家地里的菜,看得紧紧的。哪个小孩去踩个脚印,会遭蛮妇一顿痛骂,遭成年男子一顿数落。但是,到了立夏烧野火饭那天,任孩子在菜地里采摘,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采摘够了,在野坂地里挖个坑,就是一个灶膛。由于不知道烧火看风向,往往熏得眼泪鼻涕流一大堆。锅子挑家里最小的拿,应该是炒菜的尺八锅,直径一尺八寸吧。火点着了,还有小伙伴急急忙忙去家里拿家伙,忘了火柴,忘了盐,忘了油,忘了舀水的勺子等,总是缺这少那,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烧的柴,也是临时凑合,有的小伙伴拿的是新鲜的桑树干,怎么也烧不着。慢慢地积累经验,要取桑树上枯死的树枝,这样才容易着火。那时还没有打火机,用的是火柴,也有划来划去划不着的时候。好不容易点着了引火柴,又烧不着桑柴。锅里热气腾腾,还在猛猛地用硬柴烧……

虽然过程总是很坎坷,但是,吃着自己煮的饭,却是格外香,一顿狼吞虎咽,吃得锅子朝天,一粒米饭都不剩,个个肚子吃得圆滚滚。记忆中,没有肉来放,而放点肥肥的咸肉进去,味道倍增,油露露的。

后来长大,我跟同学烧过野火饭,跟同事,跟发小,跟朋友,跟邻居,带学生烧过无数次野火饭。从小时烧到现在,乐此不疲,其乐融融。过去热衷,现在还热衷,将来依然热衷……

沈明仙